



LIVE.
ANOTHER.
DAY.

JAMES
SWALLOW

[美]詹姆斯·斯瓦罗 著
杨冰 译

35次 | 《纽约时报》
荣登 | 畅销书榜作者心血之作

反恐24小时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美国福克斯电影集团经典美剧
《24小时》官方小说

24

LIVE.
ANOTHER.
DAY.



**JAMES
SWALLOW**

[美]詹姆斯·斯瓦罗 著
杨冰 译

反恐24小时

重庆出版集团 © 重庆出版社

版贸核渝字(2014)第237号

24: DEADLINE

Text Copyright©2014 by Twentieth Century Fox Film Corpora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om Doherty Associates, LLC.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简体中文版权通过安德鲁·纳伯格联合国际有限公司引进,由重庆出版集团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发行,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本书任何部分不得以任何方式抄袭与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反恐24小时 / (美) 斯瓦罗著; 杨冰译.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15.9

书名原文: 24: DEADLINE

ISBN 978-7-229-10115-2

I. ①反… II. ①斯… ②杨…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36926号

反恐 24 小时

FANKONG 24 XIAOSHI

[美] 詹姆斯·斯瓦罗 著 杨冰 译

出版人: 罗小卫

责任编辑: 郭莹莹

责任校对: 李小君

封面设计: 艾瑞斯数字工作室 clark1943@qq.com

版式设计: 谙恒记工作室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出版

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162号1幢 邮政编码:400061 <http://www.cqph.com>

重庆市国丰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023-61520646



重庆出版社天猫旗舰店

cqpbs.tmall.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80 mm × 1 230 mm 1/32 印张: 8.875 字数: 245 千

2015年9月第1版 2015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29-10115-2

定价: 3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 023-61520678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序幕】	1
【第一章】	4
【第二章】	17
【第三章】	26
【第四章】	36
【第五章】	46
【第六章】	59
【第七章】	70
【第八章】	83
【第九章】	94
【第十章】	105
【第十一章】	115
【第十二章】	126
【第十三章】	141
【第十四章】	153
【第十五章】	166

【第十六章】	177
【第十七章】	188
【第十八章】	198
【第十九章】	210
【第二十章】	223
【第二十一章】	237
【第二十二章】	247
【第二十三章】	258
【第二十四章】	271

序幕

他刚进门，他们就扑了上来。

有两个人，一边一个。他们事先藏在货箱和货架后边，现在同时呼地冲了出来。地下室里十分昏暗，他无法分辨出太多细节。他刚感觉到某种肌肉的力量和速度，拳头便如雨点般落到他身上。

一根粗短结实的木棒猛地敲在他的前臂上，强大的打击力令他手中的枪随之掉落，嘴里发出痛苦的呻吟。尽管如此，他仍用另一只胳膊挡开了第二名袭击者来势汹汹的拳头。

他抢在那两人再次袭来前，奋力调整位置，上前一步，借助刚才躲闪的姿态，顺势用胳膊肘狠狠砸向左侧那个人。

房间里亮着一盏矿灯，突兀的白光从椭圆形的灯罩中流淌而出，投向四周浓密的暗影。但这已足够他用来应付眼前这场战斗。

他就着刚才那股劲，将那家伙推得向后直踉跄，自己则转而逼近那个拿棒子的人。此时对方正举起木棒，预备发起第二次攻击。他摊开手掌，半握呈爪状，一个箭步上前，掐住第一名袭击者的喉咙。他的出手力度极大，令对方根本无法呼吸。两个人纠缠在一起，摔倒在头顶灯泡泻下的光晕中。他持续施压，不断进攻。

他意识到身后有动静。刚才被撬开的家伙正重新投入打鬥。他转身想防御——但他慢了点。太慢了。

过去几小时的种种疲惫和无休止的高度紧张，令他的反应一点点变得迟钝起来，夺走了他所需的宝贵瞬间。

太慢了。另一名袭击者狠狠踹中他的膝弯。伴随着钻心的剧痛，他的腿弯了下去，倒向满是灰尘的混凝土地板。他连忙用手掌撑向地面，以避免直接摔倒。

他听到有其他人在呼喊，可语句含糊，无法辨别。在他的头部遭受猛击后，那声音听起来好像经过某种迷雾的遮拦，变得格外混乱。只有语调是清晰的——是某种指令，尖锐而严厉。有人怒不可遏地想继续揍他，但被另一个人简短的命令止住了。

其中一个人的手中握着某种发射出蓝光的东西。不等他扭头躲避，泰瑟枪的金属枪管已经抵住他的胸膛，激发放电。电流让他倒在了地上。

他们架住他的胳膊，将他拖起来，扔在一张破旧不堪的塑料椅子上。他像个断了线的木偶，瘫软地坐在那里，喘着粗气，吃力地想重新打起精神来。

被他击打过的那个男人正揉着脖子，恶狠狠地瞪着他。另一名袭击者弯着腰，正在捡刚才掉落的手枪。由于身上的新伤，他的动作慢得离谱。

他开始注意到房间里的其他人。阴影边缘站着个皮肤黝黑的大块头，他长着一张拳击手般粗犷的脸，头顶白发稀疏，两手交叠于胸前，手中握一把长长的无声手枪。另一个身影——这家伙没那么显眼——离光亮处较远。借手机屏幕的光，他看到一个轮廓，意识到那人是个女的。电话屏幕冷冷的蓝光投射在她面颊上，让她看上去宛如一座冰雕。

“把他绑起来。”大块头用枪比画着说。两名袭击者靠上前，用扎线带将他的手腕和塑料椅扶手拴在一起。

他在座位上微微挪动身子，考虑着发起攻击的角度。这是自然的、本能的反应。他开始盘算怎样才能拿到那个人的手枪，判断谁是这个房间里最具威胁的人，以决定首先杀死他们中的谁。

“真让我吃惊，你居然还活着。”这是大块头第一次直接对他说话。他带着很有特点的东欧口音，最有可能是格鲁吉亚口音，“你早该死上十

几次了。”

他疲惫地点了点头：“都这样说。”暗地里，他小心地试了试扎线带的力度。还有一点自由空间，但不多。

“以后就没人说啦。”格鲁吉亚人说，“今天，丧钟为你而鸣。”他昂着头，审视他的新囚徒，看上去有些费解。“我对你无所不知。你竟然树了那么多敌人，我的朋友。等到今晚这一切成为过去之后，不知道多少人可以睡得甜美而安稳。”

他没有说话，等待着适当的时机。

对方未能得到想要的回应，显得有些失望，于是接着说：“是呀。我想，这会是一种仁慈举动。瞧瞧你，就像条军犬，牙齿太长，皮带太松，不受控制。是你们自己的人想要你的命！我算是帮他们一个忙。”

“那就来呀。”他吼道，“放马过来。”

大块头向另一个人使了个眼色，那人便掏出自己的手机，举在手上，对准他们俩开始摄像。

枪已抬起，灰暗的光线在黑色的消音器管上闪烁。“杰克·鲍尔……”格鲁吉亚人诅咒般地念出这个名字，他的指头扣紧扳机，“你的死期到了。”

【第一章】

切特·里根从休息室走出来，拽了拽白大褂的领子，强忍着没打呵欠。当他经过前台时，他发现候诊室里空荡荡的，这在工作日十分少见。通常，晚班才是诊所开始变得忙碌起来的时候。完成一天的辛苦工作后，有的人会顺道造访医疗中心，或许想为第二天不必回到办公室寻找一个借口，他们白天没时间约医生看病。

可今晚却不同。他看到只有两个人在候诊，不像来自诊所周围的下东区，是东村那类打扮时髦的人士。他们看似有些不太自在。他自娱自乐地猜测他们会是哪里不舒服。也许跟性病有关？也许是某种他们不愿让自己的私人医生了解的情况？他差点咧嘴笑了出来。诊所里会有许多这类生意。

他向接待台走去，看到是林迪当班。她做了个鬼脸，用纤长的指头点了点手表。他不由眉头一皱，将目光扫向挂在候诊室墙上永远只播放 CNB 主档新闻的电视屏幕，看到了角落里的时间。五点整。他的值班时间就从这时候开始，现在他已经到了。当然，他很清楚他们的主管喜欢看到医疗人员提前十分钟，甚至二十分钟到岗。但切特可不愿在诊所里多花一分钟自己的时间。他们又没有付给他额外的薪水。

“怎么啦？”他问林迪，“我没有迟到。”

“但也没早到。”她反驳道，“没遇上堵车算你幸运。但这种事随时都可能发生。你收到短信了吗？”她眯缝着眼，黝黑的椭圆形脸庞绷得紧紧的，露出生气的表情。

“没有。”昨晚他的手机电池用尽，他又忘了充电，“瞧，我按时赶来了，不是吗？但不用感谢警察。今天到处都是警察……”

“你应该看看那条短信的。”林迪继续说着，“市政厅要求所有医院和诊所进入戒备状态……”她压低嗓门，“你昨天怎么好像躲在洞里呢？难道你没有看新闻吗？”

“没有。”他重复道，“怎么啦，哪个知名人物死了吗？”切特皱起眉头。

在曼哈顿，生活和工作中最不方便的事情之一，便是这里同样是外国显要、大使馆和联合国的家。无论何时，只要他们大量现身城里，每个普通的纽约人就要应对他们的出现所带来的混乱。切特想起从报纸上看到过一则消息，是个重大政治事件，与某个阿拉伯国家的人有关。但他对细枝末节毫无兴趣。“我从不看新闻。”他说，“那就是一部糟糕的动画片，仅此而已。”

林迪翻了个白眼。她曾不止一次与里根谈论过这个话题，早就厌烦了。因此，她拿起电视遥控器，对准屏幕，按下音量键：“好吧，或许你会想看看这一部分。”

CNB 新闻女主播的声音逐渐增大，切特重新将目光投向屏幕。金发主播身后是联合国大厦的几幅图片，接着是一段艾莉森·泰勒总统站在某个讲台前的画面。“我从来没有投过她的票。”切特哼了一声。

“……鉴于情况持续不稳，”女主播说道，“CNB 当前能够确认的是，泰勒总统已经退出了美国、俄罗斯联邦和卡米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的和平条约对话。这消息令世界震惊。总统谈到了隐藏在该条约背后的一个阴谋，以及她自己在其中扮演了角色的犯罪行为。白宫承诺会很快公布一份完整的正式声明，但在当前各种关于纽约市可能发生恐怖袭击的流言满天飞，以及针对卡米斯坦伊斯兰共和国领袖奥马尔·哈山的暗杀行动仍历历在目，我们只能去猜测，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内，又会有什么出乎意料的事情发生。”

“哈，”切特接话道，“这么说来，某个政客撒了个谎。这可够让人吃惊的。”

林迪瞪了他一眼：“你还不明白吗？这可是大事件！人们会愤怒……有人也许会受伤！”

但切特已迈步走开：“每当我们跟别的国家瞎胡闹时，情况都差不多。要是那些来自卡米什么国家的人都老老实实待在家里，就不会有任何事情发生，不是吗？”他拿起一块笔记本板，穿过走廊，朝位于建筑后部的检查

室走去。他当班要做的第一项工作，就是盘点 10 号和 11 号房间的设备物品。切特明白，如果他能有有条不紊地完成这些事，至少可以脱离主管的监控两三个小时。

他刚走进检查室两步，便注意到电灯开关不起作用。他来回按压了两次，扮个鬼脸，但紧接着他踩到一块碎玻璃上，才意识到头顶上方的日光灯管已被故意打碎。冷空气从他脸上拂过。他看到夹丝玻璃窗打开着，风正肆无忌惮地吹进来。

房间内影影绰绰，仅有的光源是渐渐暗淡的日光。当后知后觉的切特终于察觉出房间里还有另一个人时，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

一名男子从体检床旁的帘子后走了出来。他身着撕破的蓝灰色 T 恤衫，一只手中还握着某种金属物体，像是枪。

切特的心顿时一紧，脖子后冒出冷汗。“噢，该死。”他举起双手，“嘿，嘿，等等。别开枪，好吗？我……我有家人。请你……听我说，想要什么尽管拿走，好吗？我绝不阻拦你。”他当初接受诊所的这份工作时，曾被告诫可能遇到这类情况。瘾君子或街头罪犯为了捞一笔，会跑到便民诊所内抢劫止痛药或者任何能拿去卖钱的药品。

“把门关上。”持枪的男人说。

“什么？”

“关门。”他再次开口时，切特发觉自己毫不犹豫地照做了。他颤抖着双手拧上门闩，然后退入一个角落，眼睛朝屋内四处打量，想看看是否有脱身的可能。唯一的希望是那扇打开的窗户，可持枪男人拦在他和窗户之间。

那家伙像是刚被卡车撞了，情况很糟。他的额头和脸颊上炫耀般地挂着许多划痕，透过撕破的 T 恤，切特还能看到别的伤口和各种严重的瘀青。

“你得帮我。”持枪男人说。他看了看医生的名牌：“切特。我得清理干净。我需要新衣服。还有药物。”

“你会杀我吗？”切特想也没想便提出了这个问题，“新闻上说的那件事，是你干的吗？你是……恐怖分子？”

“不。”持枪男子将枪管朝下压，直至它对准切特右膝附近的某处位置：“但我倒是个很不错的枪手。如果你试图做蠢事，我会打断你的腿，明白了吗？”

“明白。”切特还从未对任何事情做出过如此郑重其事的回答。

“很好。”男子打开一盏床头灯，然后拿起一把手术刀，用它划开T恤，将它抖落下来，裸露出胸口。

看到遍布持枪男子身躯的疤痕时，切特不由倒吸一口凉气。只一眼，他便判断出既有愈合后缩拢的枪伤，又有一道道严重的扎伤和旧刀伤。但还有别的一些痕迹，其由来他根本无从猜起。这个男人的身体就是一幅暴力伤害与幸存的图卷。最新的创口是一大片子弹擦伤，切特小心翼翼地将绷带解开，着手换新的上去。

* * *

杰克·鲍尔注视着正按照自己的指令行事的医生。这个男人的手在发抖，但这是预料中的事情。

“你刚才说，你有家人。”杰克的话令对方一怔。

“是的。”他的声音充满恐惧。

“跟我聊聊他们。”

切特费力地咽了下口水：“一个……一个儿子，皮蒂，六岁。还有妻子，简。”

“在这里，在纽约吗？”

“是的。在这里。”

杰克掂了掂手中偷来的西格绍尔手枪：“你应该带他们去城外住几天。离开这里。”他恍惚起来，仿佛在脑海中看到他女儿金姆的脸，她正冲他微笑，向他保证他们的状况正变得更好。此时此刻，杰克只希望这是真的。

但命运却总是喜欢阻碍杰克·鲍尔实现他的愿望，总会将他拖入一个个血腥的困境。他打量着眼前的这个男人，一个有着平凡的工作和生活的平凡人。在那一瞬间，他甚至为此憎恨他。

切特一定是从他的眼中察觉出了那一丝愤怒，因为他朝后面缩去，面无血色：“怎，怎么了？”

杰克从思绪中摆脱出来：“继续干你的活吧。”刚才的冲动来得快，去得也快，但它带来的灼烧感却挥之不去。任何能让杰克重归正常生活的机会都早已荡然无存。从某种程度上说，他憎恶这一事实。他能感受到各种压力扑面而来，不仅仅是那些为了生存而激战、奔跑、斗争的时光，还有灵魂深处承受的痛楚，都是他做出的所有选择和做过的所有事情带来的后果。

曾几何时，他是这个国家的一名士兵，守卫着自认为公平正义的理想。可在某个时候，这种忠诚渐渐变得模糊，最终消失无踪。他自我审视，发现了需要回答的问题：你现在是为什么而战，杰克？

“我也有家人。”他低声嘟囔着，“她们是我的一切。”

“她们……在这里吗？”

杰克没有回答。他对这个人说的任何话，最终都会被那些正在搜捕他的人掌握。过了一阵，他说道：“我就要离开了，远离此处。去香港。”这是他想到的第一个地方，是个不错的谎言。

切特停了下来，枪伤上的绷带已更换完毕，别的伤口也都尽量包扎好了。他转过身，指了指一处药柜：“瞧，我可以……”

“没必要。”杰克从体检床上下来，没等医生反应过来，就被杰克击昏了。

杰克轻轻地将他放倒在地，从他的皮带上解下钥匙，在药柜中搜罗了不少抗生素和止痛药。医生的体格不如杰克的魁梧，但白大褂下边的那件衬衫勉强能穿。他又从切特身上拿了些现金，然后穿过先前进来的那扇窗户，溜走了。

屋外黄昏已至，太阳落到排列在大街那边的公寓后边，从视线中消失。

在下一个街区，他发现一辆门锁生锈的老丰田车，五分钟后，他已混迹于下班高峰的车流中，向西驶去。

杰克借助后视镜看了看自己，一双熟悉的绿眼睛正回望着他，眼里有潜藏的记忆。他回想起一个许下的承诺，他仍然必须坚守的承诺，也是他还未实现的唯一承诺。

“我很快就会见到你的，金。”他自言自语道。

* * *

电梯将特工托马斯·哈德利载到雅格·K. 贾维茨大厦第21层。他走进一个还算没有失控的嘈杂环境中。联邦调查局纽约办事处气氛紧张。他下意识地舔了舔嘴唇，仿佛能品尝出空气中弥漫的紧迫分子似的。哈德利登记完毕，正要把通行证放进上衣口袋，却差点迎面撞上高级特工，也是他的直接上司迈克·德怀尔。

“汤姆，你来得正好。”德怀尔将他拉到一旁。德怀尔年近五十，身形矮胖，跟哈德利匀称的运动员体格形成鲜明对比。德怀尔肤色苍白，头发淡黄，哈德利肤色黄褐，头上光秃秃的。

哈德利点点头，看着十几名别的特工来回穿梭。他只能猜测人人都在忙于各种紧急任务：“是在紧急集合，对吗？”

德怀尔点点头：“不止于此。”

“那我能有时间喝杯咖啡吗？”

“不行。”对方用大拇指用力指了指屋子那边一处用玻璃隔出的办公室，“特工副主管下达了命令，让你一到这里就直接进去。要是让他发现我哪怕只是允许你抽空脱掉外套，而不是径直找他，我就麻烦啦。”

哈德利睁大双眼。从州北部驾车而来的漫长路途中，他已从新闻广播台对正在纽约发生的事情有了零星的了解，但不够详细：“情况糟糕吗？”

“无论你听到了些什么，”德怀尔边说边走，“事情都比你听到的更

糟糕。”

哈德利咧咧嘴，迈步穿过办公室，顺道瞟了瞟那些正在进行视频监控或者对着电话咆哮的特工们。他原本希望关于恐怖袭击的传言只是某种臆想，是人们对一知半解的状况过度想象后的过激反应。可当他进入办事处后，他明白情况并非如此。

他来到特工副主管罗德·奥利里的办公室门口，发现那个大块头爱尔兰人正把听筒夹在耳朵下方打电话。奥利里透过玻璃隔墙看见哈德利，挥手示意他进去。

“你要是心不甘情不愿的，那对谁都没好处。”特工副主管说，“如果你想让FBI去做那种我们可以称之为‘协助’的事情，我建议你还不如让国土安全局的人放聪明点。”电话线那端传来一阵表示肯定的微弱声音，奥利里随之点头：“嗯，嗯。没错。就那样办。做好之后给我回电话。”他将听筒放回电话机上，长出了一口气。

“长官，”哈德利道，“你要见我？”

“把门关上，汤姆，然后坐下。”

哈德利在老板杂乱办公桌对面的椅子上坐下，注视着对方整理思绪。奥利里十分强硬，常会表现粗鲁，但他非常直接，这倒是托马斯·哈德利能应付得来的。不过，他被分派到纽约市办事处几个月来从未真正觉得这位特工副主管愿意搭理他。他很好奇什么地方发生了变化。

“长话短说……”奥利里不等哈德利提出任何问题，便开始解释起来，“在过去的二十四小时内，某个外国政府的首脑在我们的眼皮底下遭到他自己人的绑架和谋杀。”

“奥马尔·哈山。”哈德利点了点头说。

“不为公众了解的是，杀死哈山的凶手拥有一枚脏弹，而且打算就在纽约引爆它。显然，俄罗斯政府内部可能有人跟此事的发生有关。”

哈德利的嗓子干涩起来：“这……这一点得到确认了吗？”

“没有，还他妈没有完全确认。”奥利里愤愤地说，他的火气直往上蹿，“一幕远胜于所有国际事件的混乱局面正在我们眼前展开，它能让九一一事件相形见绌。联邦调查局、国土安全局、特情局、纽约市警察局，人人都在为此忙碌，而我们居然尚未达成共识。反恐局的家伙忙于自顾，说会有针对他们系统的袭击，因此他们已经出局……”他叹了口气，“好像这还不够乱，貌似总统将在今天结束前迎来职业生涯的一次暴跌。”

“明白……”哈德利的脑子飞速转动，想把所有信息再捋一遍，“那么，就此事而言，我的任务是什么？”

“我们会聊到它的。”奥利里的态度一变，“先说一件别的事情。我有个坏消息。”他顿了顿，“我不得不告诉你，就在一个多小时前，杰森·皮勒遭枪击身亡。我很遗憾，我知道他是你的朋友。”

“什么？”哈德利不假思索地将手伸向锁骨上方。在那里，在他的衬衣之下，是一块哥特手写体的纹身：永远忠诚——这是美国海军的座右铭。

“我知道皮勒是你在海湾地区时的指挥官，你们俩关系很好。希望你是最先从我这里得知此事的。”

“谢谢，长官……”哈德利沉默了一会儿。事实上，他在海军陆战队度过的日子并不愉快，要不是皮勒，状况可能会更糟。当哈德利终于跟部队告别——而且条件并不友好——是那位过去的长官帮助汤姆在执法机关谋得差事，并最终进入目前所在的联邦调查局。那个人曾说他能从汤姆身上看到潜能。

皮勒自己的境遇更好，先是去了国防情报局，而后成为前总统查尔斯·洛根的行政助理。数年来，他们俩联系密切。哈德利明白，在纽约办事处里，有些人——包括奥利里在内——认为皮勒帮忙掩盖了一些可能会影响哈德利前途的往事。

当然，事实的确如此，但哈德利永远不会承认。而现在，他的朋友走了。

“详情还不清楚。”奥利里接着说，“枪击发生在联合国大厦内。查

尔斯·洛根跟他在一起，他受了枪伤，情况危急。特情局相当保密，什么都不告诉我们。没有任何关于嫌犯的消息被透露出来。但据传，洛根也许挺不过今晚。”

“这跟哈山遇刺和炸弹阴谋有关联吗？”

“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奥利里朝前探了探身子，“但眼下，我需要你把集中精力在一项新任务上。我从各个方面调集人手，我们拥有高于一切的特权——这是由副局长直接下达的命令。”他抓起一沓纸递给哈德利：“你要负责组建一支追捕队，找到并逮捕这个人。”

“杰克·鲍尔。”哈德利念出面前文件上的名字，“我听说过这家伙。要是他们说的关于他的话有一半可信的话，那他就是个威胁……”

奥利里皱起眉头：“他到哪里，麻烦就跟到哪里。昨晚，我们也失去了个自己人，前特工蕾妮·沃克。一段时间前，她参与到喜达屋公司事件中，但后来她离开了联邦调查局……鲍尔与那件事有牵连。我敢打赌，他跟她的死有关。”

“就是为了这个吗？”哈德利举起文件，“我们抓他是因为他是杀害沃克的凶手？”

“我们抓他是因为有证据表明，他有很多针对美国的叛国和谋反行为。所有关于卡米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和平条约的破事……”奥利里凭空做了个手势，“他都牵扯其中。但在他被关进审讯室之前，我们都没法确切了解情况。你的朋友皮勒曾持续利用反恐局追踪他，都被他溜掉了。”

哈德利睁大眼睛：“这么说，鲍尔跟联合国大厦的枪击有关？”

“有可能。我们还不能肯定。他不喜欢洛根，这是毫无疑问的。但眼下，我们都只是在做假设和分析。必须得改变。我们十分确信，鲍尔仍在这座城市，但目前我没有人手去追他。现在这是你的工作了。”

哈德利严肃地点了点头，目光坚毅：“明白了。我会弄清楚皮勒……我会有始有终的。”